

元遺山先生全集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

記

序引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視南服重
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爲吾州之大政今漆水
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卽以新倉爲事度材於山賦庸於
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
手於八年之四月文石旣具子爲我記之某以爲天下之
謀食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叱

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之勞不能給二人之食水旱霜雹
螟蝗蝻賊凡害於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
所輸皆創痍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
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兵而耕朝廷旰食宵
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
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
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
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
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
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

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溼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複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暎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

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
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
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
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
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於五刑虞
則若子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勅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書書雋快如刃之發於劘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繫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后孰善孰惡孰

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閒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

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
漏衰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
奧廚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
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
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
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於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
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
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
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
采風流昭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

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官劉浚明之溪以滹水新渠記爲
請曰滹水之源出於鴈門東山之三泉過繁時遂爲大川
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遠上世以
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丕朱氏而下凡三人焉丕
朱丕邨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
忻口分支流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
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
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

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
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
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
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
傑鄉父兄弟欣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
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北邨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
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鄉人豫議洎執役者置
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
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爲立功立事必
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曩余官西南

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攷之夫水在天壤閒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脗合彼己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

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
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
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
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
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
投袂隨爲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
捐可居之食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
曠爲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爲焚炷暴巫禳禱
家之所誤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
流波汙汙淨澗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

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
倡而合眾力一善而兼萬夫暫勞而有亾窮之利若李侯
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
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
其閒無片邑無聚落無亾壟特沮洳之灤而已誠能引牧
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纔費
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
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
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已
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詣登聞

鼓院自陳道陵從之豫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予言子游長安舍於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溪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

定能應不爲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齋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觜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游諸公閒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子得之矣予爲子記之雖然子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

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
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
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
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奚以此爲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爲之名耳非公
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
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
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素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

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聞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爲巨陂派爲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唯神之爲歸割牲醑酒日月不絕宮庭靖淡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

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
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寶坻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頽毀
也力爲新之起於辛丑之正月而成於其年之七月請予
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
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
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爲
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爲鄭州屬縣宋境與遼接
故改爲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旣都燕陞縣

爲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
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
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爲雄鎮貞祐
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
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鳩隸經略苗公綦功至永定軍節
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
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卽推侯爲長事
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
荆而下侯率所部陳於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駝
麟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

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
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
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
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揣我
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
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
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
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眾役侯心計手授具有成算
正卿悅於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旣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
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

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於
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
州跬步閒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
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
地之勢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
幾百舉武而北別爲東流壅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
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縣舒徐青綠彌
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潭爲雲錦口當夏秋之交
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游人共樂而不能去
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閒令人渺焉有吳兒

淵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宅
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於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
別第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
一州之勝西望郎山如見吳嶽於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顏
行而前肩駢指比厯厯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
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
藁場爲商稅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
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
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
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爲

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蠡
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
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甯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
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甯大悲閣一由棲隱而下
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
出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
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
甯洞元立武全真朝元立真清口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
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
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

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爲水磴者四水旣
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
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
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旣有定屬卽聽民築
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
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在其責攬轡問涂駸
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輔
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曰始吾城無寸甃尺楹
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暫潰而復
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

或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
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穎脫如此夫立城
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
屬筆於子其有意乎予因爲言自予來河朔雅聞侯名人
謂其文武志膽可爲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閒不十五年
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揆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爲府
別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
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
秉節鉞書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
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嘖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

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
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
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
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恆山池
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爲楹盡枹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
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
立政寬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
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
蓋公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子雖老矣如
獲見其成尙能爲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潦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爲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爲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邨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旦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旣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旣定言於

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
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於埋沒之
下凡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旣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
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於柳公泉之右逵路平直
往來憧憧無蹇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
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
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
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
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
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

傳謂啟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已乎子路治蒲溝洫浹洽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

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衰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
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
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
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
旣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
勝者固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
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
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

蔥禱行布棊列嘉花珍果靈峰玉湖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爲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於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邪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淡閉固拒敕外內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

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
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
弟子之問荅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
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焄
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
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
予爲記予以爲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
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恆州府君以習諸

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爲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麗夏吾
先人率在中忠信爲貴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爲
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
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
家始於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
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
稱唯有盡此身以荅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
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
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
先人之故爲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

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爲百
行之本先恆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豫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
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
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
蓋恆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教之
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迨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甯不
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恆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
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於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

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予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
謂予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
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旣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
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滄澁脂膏醪醴乳藥
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溼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
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
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旣孝而事其兄
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母氏春秋高

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尙能眎諸婦補紉歲時顯壽言笑
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
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予謝曰
僕也衰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
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亾使之時自省察
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遠遠相通
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閒大順
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於襁褓於膝下於成童至
於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困苦必呼親而訴
之不謂之根於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

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爲庇日爲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斑之衣弄鳥雀於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旣懇切至到矣乎子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爲遼雪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眎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於儒素之業不漸於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尙

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
子樂爲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
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
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於菽水三釜無羨乎
萬鐘古人所以願爲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
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
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
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爲轅轅南爲潁谷轅轅崧高在焉潁谷

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爲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爲陽翟連延二百里閒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爲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迥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

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
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闐闐中而庭宇高敞如素
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閼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
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
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爲具館之或
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棊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
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
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
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
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滋淡華表之感其特用自

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
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
一水一石皆崑閩閒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
以爲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
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
意已傳又似夫水食礪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友豈
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
致賓客清閤之業埽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
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
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子

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
彫正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
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
之暮也年月日記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尙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閒凡燕
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
興定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道遙樓額入
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
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於尋
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

到非學能也。乙巳秋，子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邪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耶子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

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牒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尙書杓次爲給事御史館脩撰中書舍人右丞緯絜贈尙書令太師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尙書左丞玟卽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仲次爲太常

少卿直昭文館知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
卽工部份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
夫知饒州蕃蕃卽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
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
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
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
仁智勇對其說絜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尙書戶部
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
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
朝初出官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山東東路按察

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尙友巖子陵陶淵
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
守三立之句卽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
有言行文筆見於記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
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
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
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
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
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
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

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
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閒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
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
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
可知今此成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厯四年
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
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湯火殺僂之餘盡爲
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
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
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羅君拜章乞振

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
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眾聚居病疫所
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某不敏
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甯化不
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大安初知河
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
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旬當仍以便宜許之
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饑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
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
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

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
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
居鄭下哀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
賊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
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
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
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
知衛王事乃遣編脩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
聞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
史臣因誣其淫毒驚狼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邪

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甯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敕諸子賢卿臺掾

翔卿閣門凡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獎借如此
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爲
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
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
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
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
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
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
是行臺未盡知王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
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文

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
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
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
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
不白於後世概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
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子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閒
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
不可讀此本得於閩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

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閒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子合二本爲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日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旣博瞻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

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
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
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
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
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
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
寓居之西窗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

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劔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杖在山林閒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厓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

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獮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劔者掖龍而行一掾吏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眞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塼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

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
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巫幾與裳等
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
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髻鬢之
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
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漚水不知
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鬢之後一小鬟
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
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

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檻仰看團花
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
冰盤坐一紅衣者顧凭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
挈祕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蓉瀾瀾一坐砌上一女
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
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杙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
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
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一女使對立擣練練
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

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邪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
內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
使展紅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
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
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坐尤顯然一膝跋牀
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
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
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閒繫之亦有不與裙齊
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獮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

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閒有青綠錯雜之
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蓋紫薇也堂上墜簾二
內人坐中楹花帽冪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
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閒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
抱之褰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
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斑不
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
下池水凍結枯蒲巾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
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
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
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
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閒所遊
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
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
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
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
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花軒曰名士水西
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

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頽圯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薨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峰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眞華峰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際遙

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峰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黷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爲函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蕩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亙千里與海山通矣瀑流泉在城之西南泉灤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厓狀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稊驗之信然往時

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流爲草木所壅深
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
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瀑流如故瀑流
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
泉今爲靈泉菴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
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子游者凡十許日
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尙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
水使不流尙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
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指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
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

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澹茗不減陸羽所第
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
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沅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
其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沅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
溢於滎泲於曹濮之間乃出於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灤
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
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
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泲於地
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
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

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瀑
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
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簞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
游至瀑流者六七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
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
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
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
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鈇珍墓誌珍巴
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
爲已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岫山之西者知

西南小丘爲岫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
卽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
侍從龍圖張侍郎揆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
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揆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
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
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
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
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峰嶺歷歷可
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
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略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予宿尙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慙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略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幘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厓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

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皋祭
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
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
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后
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
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
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
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攷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
多矣殺馬隘道神何豫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
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

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邪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亾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攷邪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

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峰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厓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聞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

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
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
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
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澗而
下就兩厓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然
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
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
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
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
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

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蒿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剝裂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

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
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季之和偕
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
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日入縣劉
李別去子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甯王純甫棄官
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
名純甫聞子來欣然出迎子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
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

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鍊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
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
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
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子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
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
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子二十許時
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亾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
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
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煙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
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

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甯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
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
游當次第及之也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
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
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爲此觀黃
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攷山之故事多從此
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
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
半山一峰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
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峰回路轉

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
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
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
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厓略蓋後魏太武
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祕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
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
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
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
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立元廟有頽
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

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鍊師
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
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爲祖天長者以胤祚而
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馮通玄朱自然孫
洽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
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
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
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敕書碑唐以後荐
經喪亂焚毀略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
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

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
峰峰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峰西北有鍊
丹峰洗藥池次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峰傍有五瀆樹北
有王母池佩劍峰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
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瀆池瀆與參同又名青龍池
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
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

鑪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瀆望
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鍊丹鑪孫真人
養虎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

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子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甯石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并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閒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甯閒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

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
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
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
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
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
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
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
左肩挑布囊厥處綻補之氣韻古澹望之知爲有道者年
歲旣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
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

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
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邨落來燒
鐙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夜
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
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
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情景之不可久
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
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
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邨
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
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
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
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
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
史轉貼黃科房長泰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
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
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
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

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
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
端卿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
桓州贈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
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
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於
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
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二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
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
祐三年入爲尙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亾當官者不善撫治

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戶部
句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郎
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
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
縣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
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
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
一女曰從曰復女尙幼維毛氏祖考積糝如此躬不受祉
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尙藥吳辨夫壽家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尙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
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
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
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
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
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
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
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
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
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

聞凶禍滅亾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邪唐高士司空
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
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甯暫游此中哉
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
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宋米
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顓業方
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闔與古合悠悠者何
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吳氏世爲
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
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

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
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
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尙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惇獨
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
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
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絜官
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
都管旬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
祭旌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
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

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壘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脩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甯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帥

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卽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略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眾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畚鍤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

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尙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豫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甯暫游此中邪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櫬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厓異邪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子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

平書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終

水鏡山系水鏡山系三十四卷

水鏡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甯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巖寺僧善信及其徒眞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眞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眞之徒明玘嗣院事

頗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厓其上可剡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干部施且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強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溪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

也唯其死生一節強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警咳嘖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玆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甯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
供旣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
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卽以興造自
任興定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
庫廩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
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
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偃魔劫立莫可梯
接仙人諸峰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
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
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

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煙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
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
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
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
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
未有閎麗偉絕之觀至於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
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
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
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
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

微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
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
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
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甯以記請仲
甯爲予言廣業專而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
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
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
五里負米以給大眾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

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
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
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
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
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
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淡靖淡而周密又廉於財眾
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子三
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
而下其說彙數千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
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

而業恆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
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閒有言
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
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
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
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於參朮閒乎謂之恆則亦不可也
不恆不專取未必甚解之人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
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
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足治藥不必
皆良蛇牀而當蘼蕪薺芑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

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
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
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
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
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
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
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
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
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子皆河東人今年夏子來燕城知師
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
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稅駕於我可乎予
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勾文以記寺事耳請
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卽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
昌閒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計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
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
毀仙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埽地而盡獨曹王所建
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蛇虺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
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

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
陀以爲歸宿乃捐匱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
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
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
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埽於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
齋廚下迨庫廩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
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
僧寶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廖休以
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
聞狹劣而言之邪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

化朽壤而金碧奮蟄戶而騫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於我
法中塏廟所在卽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卽之而智慧生
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
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
爲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
聖矣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
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
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
因緣繫吾子是待幸有以贊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
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爲子說而予不當爲師

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堯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卽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已久無幾何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郤智進買地於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清涼如

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
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
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子諾
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
年諸師皆已下世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
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子而
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
志以無忘郤氏耳子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
閒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
谷閒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

俱脫兵劫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三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卽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調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壻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工相好備具有願陸之妙郭侯晨夕

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願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
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
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
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
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頽弊已
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
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
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
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
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中命漆

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其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葺事
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卽松
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
廚庫廡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募說
勝緣復以爲題榜龍跳虎臥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
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
竭蹶從事故眾務益辦道場峻潔四眾安穩粥魚齋鼓殷
殷然川谷閒清安遂爲燕北名利恩綸褒異實權輿於此
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閒又同之同
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

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媿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而闔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

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厯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旣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濶略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志其志炳耀乎典冊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埃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
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
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
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
八年立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立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
道立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
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立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
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立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
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爲可攷也七聖云者

必增入立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立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立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立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

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立元之左
徹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
半見於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并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
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
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
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埽地矣宣撫使劉
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立元之
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
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
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

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
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
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
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云是立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
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
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旣至翔舞階庭了不驚
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子兩
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旣經絛朝崇飾他道院莫
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
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

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
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
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
之願見者食指旣眾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
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
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
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
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
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閒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
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

度爲道士氣質混厚眞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
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爲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
事又多壘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
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
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
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爲眞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
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
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
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

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
莫子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甯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壻
郭長倩爲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
不爲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
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旣久心
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授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
爲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
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甯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

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
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同遺址有復修之意
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
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眾歲費亦
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於慶源道院爲
予言冀氏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予幸以文記之
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
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
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
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

皇統以來起于正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爲方外眷
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
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
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
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
理中歲授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旣老矣卽棄家爲全真師
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
甚陋乞名於正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

宇至於齋廚庫廩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

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
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
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正
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參以禪
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
餘以及之人視世閒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
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
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
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
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

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
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
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
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
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
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
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邪抑三綱五常
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
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
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

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
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
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
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
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
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
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
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

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
願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
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
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
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葢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
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禱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
門廡庫廩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
甘棠之思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
之舊文后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
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

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
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
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
同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
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
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
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
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
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
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

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邪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綏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脩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爲正尊師之所建者
大定初正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礪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
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同久
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
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
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
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
在太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
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
名貞祐丙子正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正高弟也故聚徒

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樸而內敏質直而尙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淡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

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閒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饑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邪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

合而墟之不止也。且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邪？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人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且阜連屬於華

蓋峰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
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
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
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廩以次而
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
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
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
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勾貸於富人之門人
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
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

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
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
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
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
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
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
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
屬其事可攷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
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
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甯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

之論微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
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
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
天眾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祕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
一現淡明輪閒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
真拜跪於齋壇之上曖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
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
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
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
悵望淡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墮淵微希髣髴而已

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
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
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祕文
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
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攷
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立學之廢久矣惟立學廢故
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
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閒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
出世閒乎俛俛之與游憤憤之爲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
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邪抑有之而予
不之見邪嗚呼靈都真境自昔宏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
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
併及之以爲索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
原人元某記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勝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璫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旣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有

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
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
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
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
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眾
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
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閒免於面
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
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邪予惜其私
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

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
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
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爲最矣非託名者之
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
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
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
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
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

髯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薺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薺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閒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

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
閒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
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
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
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亾久矣雜體愈備則去
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
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尙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
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

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尙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葢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

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
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
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
句其鄙俚淺近叫呼銜鬻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
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
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
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尙異
之蔽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
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
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候更攷丙申九月朔書於

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偏攷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
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攷異舉要厯法及與道原史事
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
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學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
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
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
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厯之學州里以好
事見稱請爲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見
示且言溫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閒局餘二
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

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
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尙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
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宮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
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
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
則流布必廣戶牖旣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幸爲我
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
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
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邸之書芟蕪翦截舉宏
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旣爲成書上之復自

爲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尙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

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傳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
古人徵事之例遷就傳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
有據矣始予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泊其
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
言逢原旣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閒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
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
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爲搜討自意可
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
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
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

因得而序之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
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太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
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
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
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
遺忘之謬乎如日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
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
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
覽強記九經傳注率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
專門之學文賦華瞻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

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之亂負母入山道
中遇害年甫四十二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
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
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汨汨焉如弄丸如運斤如
刻猴之工如貫蝨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黷絳
侯之訥石建之醕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
下之考咸其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
坐於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

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
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
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於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
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之語夫
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
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邪

如庵詩文序

密國公諱璿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
已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
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

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
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啟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
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
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
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縣寶玉祕器
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
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
橐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
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
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

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
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
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巖任君謨學
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
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
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攷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
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顧陸
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渺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
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
不聽客去鑪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

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
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胙公
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
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
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豫焉
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尪無用
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寶錄云公詩五卷號如
庵小藁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
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聞而
悲之子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作晉人之自放酒耳吟咏

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遜世
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
顯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
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
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
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孛德雖議和孛德不苦諳
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
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匄無事則
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
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

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卯中爲鄉先生喬孟州展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覲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絃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庭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卽賜之

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
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
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
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敕不得入宮至顯
宗又妙於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
於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詔翰林居京師未久
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
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樸
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
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

將傳於世爲危急存亾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
嘗仕爲省郎閒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
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
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
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
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譚文學可比
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
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
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
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

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
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
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竊
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
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
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遂無宋宏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
夫八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
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
最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

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陣敵陵轡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顯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

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頓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尙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天下大夫士

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
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
敘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
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
於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
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
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
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材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

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
願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
必皆鴻儒願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
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
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
之所沾勾住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
時行道其所成就願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
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酬酢臺務
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旣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
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願所遭何如耳它

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襍穢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

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於楚於漢沔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於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爲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

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
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
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
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
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
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
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
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
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

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
之愈淡其旨愈婉怨之愈淡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
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
人爲指歸也初子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
無驚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媵阿無傳會無籠絡無銜鬻無
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癩無爲妾婦妒無爲讎敵謗
傷無爲聾俗閔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諒卒醉橫無爲黠
兒白揜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
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邨夫子兔園
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

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旣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

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遊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子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

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
□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
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子與新軒臭味旣
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
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
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盃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
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詭詭兒女語
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
當之子旣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
角蘭畹尊前花閒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姪

言媒語淡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
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
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同風惜往日
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
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
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
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
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子謂屋梁子
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
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

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
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被打屢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
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
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轍波濤穿
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者皆略有之然長源失在無
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
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概
一流人也今二子亾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

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也
河東人元某書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終